舊唐書/卷16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孟簡　胡證　崔元略　杜元穎　崔弘禮　李虞仲　王質　盧簡辭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六十四
列傳第一百十四　王播　李絳　楊於陵

► 韋夏卿　王正雅　柳公綽　崔玄亮　溫造　郭承嘏　殷侑　徐晦

王播

王播，字明敭。曾祖璡，嘉州司馬。祖升，咸陽令。父恕，揚府參軍。播擢進士第，登賢良方正制科，授集賢校理，再遷監察御史，轉殿中，歷侍御史。貞元末，幸臣李實為京兆尹，恃恩頗橫，嘗遇播於途，不避。故事，尹避臺官。播移文詆之；實怒，後奏播為三原令，欲挫之。播受命，趨府謁謝，盡府縣之儀。及臨所部，政理修明，恃勢豪門，未嘗貸法。歲終考課，為畿邑之最。實以其人有政術，甚禮重之，頻薦之於上。德宗奇之，將不次拔用，會母喪。

順宗即位，除駕部郎中，改長安令。歲中，遷工部郎中，知臺雜，刺舉綱憲，為人所稱。轉考功郎中，出為虢州刺史。李巽領鹽鐵，奏為副使、兵部郎中。

元和五年，代李夷簡為御史中丞。振舉朝章，百職修舉。十月，代許孟容為京兆尹。時禁軍諸鎮布列畿內，軍人出入，屬鞬佩劍，往往盜發，難以擒奸。布播奏請畿內軍鎮將卒，出入不得持戎具，諸王駙馬權豪之家，不得於畿內按試鷹犬畋獵之具。詔從之，自是奸盜弭息。六年三月，轉刑部侍郎，充諸道鹽鐵轉運使。

播長於吏術，雖案牘鞅掌，剖析如流，黠吏詆欺，無不彰敗。時天下多故，法寺議讞，科條繁雜。播備舉前後格條，置之座右。凡有詳決，疾速如神。當時屬僚，嘆服不暇。

十年四月，改禮部尚書，領使如故。先是，李巽以程异為江淮院官，异又通泉貨，及播領使，奏之為副。當王師討吳元濟，令异乘傳往江淮，賦輿大集，以至賊平，深有力焉。及皇甫鎛用事，恐播大用，乃請以使務命程异領之，播守本官而已。十三年，檢校戶部尚書、成都尹、劍南西川節度使。

穆宗即位，皇甫鎛貶，播累表求還京師。長慶元年七月，征還，拜刑部尚書，復領鹽鐵轉運等使。十月，兼中書侍郎、平章事，領使如故。長慶中，內外權臣，率多假借。播因銅鹽擢居輔弼，專以承迎為事，而安危啟沃，不措一言。時河北復叛，朝廷用兵。會裴度自太原入覲，朝野物論，言度不宜居外。明年三月，留度復知政事，以播代度為淮南節度使、檢校右僕射，領使如故。仍請攜鹽鐵印赴鎮，上都院印，請別給賜，從之。播至淮南，屬歲旱儉，人相啖食，課最不充，設法掊斂，比屋嗟怨。

敬宗即位，就加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司空，罷鹽鐵轉運使。時中尉王守澄用事，播自落利權，廣求珍異，令腹心吏內結守澄，以為之助。守澄乘閑啟奏，言播有才，上於延英言之。諫議大夫獨孤朗、張仲方，起居郎孔敏行、柳公權、宋申錫，補闕韋仁實、劉敦儒，拾遺李景讓、薛廷老等，請開延英面奏播之奸邪，交結寵幸，復求大用。天子沖幼，不能用其言。自是，物議紛然不息。明年正月，播復領鹽鐵轉運使。播既得舊職，乃於銅鹽之內，巧為賦斂，以事月進。名為羨余，其實正額，務希奬擢，不恤人言。

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，遇旱即滯漕船。乃奏自城南閶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，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，開鑿稍深，舟航易濟；所開長一十九里，其工役料度，不破省錢，當使方圓自備，而漕運不阻。後政賴之。

文宗即位，就加檢校司徒。太和元年五月，自淮南入覲，進大小銀碗三千四百枚、綾絹二十萬匹。六月，拜尚書左僕射、同平章事，領使如故。二年，進封太原公、太清宮使。四年正月，患喉腫暴卒，時年七十二。廢朝三日，贈太尉。

播出自單門，以文辭自立；踐升華顯，郁有能名。而隨勢沈浮，不存士行；奸邪進取，君子恥之。然天性勤於吏事，使務填委，胥吏盈廷取決，簿書堆案盈幾，他人若不堪勝，而播用此為適。播子式，弟炎、起。

炎，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，累官至太常博士，早世。子鐸、鐐。

起，字舉之，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，釋褐集賢校理，登制策直言極諫科，授藍田尉。宰相李吉甫鎮淮南，以監察充掌書記。入朝為殿中，遷起居郎、司勛員外郎、直史館。元和十四年，以比部郎中知制誥。穆宗即位，拜中書舍人。

長慶元年，遷禮部侍郎。其年，錢徽掌貢士，為朝臣請托，人以為濫。詔起與同職白居易覆試，覆落者多。徽貶官，起遂代徽為禮部侍郎。掌貢二年，得士尤精。先是，貢舉猥濫，勢門子弟，交相酬酢；寒門俊造，十棄六七。及元稹、李紳在翰林，深怒其事，故有覆試之科。及起考貢士，奏當司所選進士，據所考雜文，先送中書，令宰臣閱視可否，然後下當司放榜。從之。議者以為起雖避是非，失貢職也，故出為河南尹。入為吏部侍郎。

文宗即位，加集賢學士、判院事。以兄播為僕射輔政，不欲典選部，改兵部侍郎。太和二年，出為陝虢觀察使、兼御史大夫。四年，入拜尚書左丞。居播之喪，號毀過禮，友悌尤至。遷戶部尚書、判度支。以西北邊備，歲有和市以給軍，勞人饋挽，奏於靈武，邠寧起營田。六年，檢校吏部尚書、河中尹、河中晉絳節度使。時屬蝗旱，粟價暴踴，豪門閉糴，以邀善價。起嚴誡儲蓄之家，出粟於市，隱者致之於法，由是民獲濟焉。七年，入為兵部尚書。八年，檢校右僕射、襄州刺史，充山南東道節度。江、漢水田，前政撓法，塘堰缺壞。起下車，命從事李業行屬郡，檢視而補繕，特為水法，民無兇年。九年，就加銀青光祿大夫。時李訓用事，訓即起貢舉門生也，欲援起為相。八月，詔拜兵部侍郎，判戶部事。其冬，訓敗，起以儒素長者，人不以為累，但罷判戶部事。

文宗好文，尤尚古學。鄭覃長於經義，起長於博洽，俱引翰林，講論經史。起僻於嗜學，雖官位崇重，耽玩無篹；夙夜孜孜，殆忘寢食，書無不覽，經目靡遺。轉兵部尚書。以莊恪太子登儲，欲令儒者授經，乃兼太子侍讀，判太常卿，充禮儀詳定使，創造禮神九玉，奏議曰：

邦國之禮，祀為大事；珪璧之議，經有前規。謹按《周禮》：「天地四方，以蒼璧禮天，黃琮禮地，青珪禮東方，赤璋禮南方，白琥禮西方，黑璜禮北方。」又云：「四圭有邸以祀天」，「兩圭有邸以祀地」，「圭璧以祀日月星辰」。凡此九器，皆祀神之玉也。又云：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。」鄭玄云：「禋，煙也，為玉幣，祭訖燔之，而升煙以報陽也。」今與《開元禮》義同，此則焚玉之驗也。又《周禮》：「掌國之玉鎮大寶器，若大祭，既事而藏之。」此則收玉之證也。梁代崔靈恩撰《三禮義宗》云：「凡祭天神，

各有二玉：一以禮神，一則燔之。禮神者，訖事卻收；祀神者，與牲俱燎。」則靈恩之義，合於《禮經》。今國家郊天祀地，祀神之玉常用；守經據古，禮神之玉則無。臣等請下有司，精求良玉，創造蒼璧、黃琮等九器，祭訖則藏之。其燎玉即依常制。

從之。為太子廣《五運圖》及《文場秀句》等獻之。三年，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。莊恪太子薨，詔起為哀冊文，辭情婉麗。

四年，遷太子少師，判兵部事，侍講如故。以其家貧，特詔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。起富於文學，而理家無法，俸料入門，即為仆妾所有。帝以師友之恩，特加周給。議者以與伶官分給，可為恥之。

武宗即位，八月，充山陵鹵簿使。樞密使劉弘逸、薛季稜懼誅，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。起與山陵使知其謀，密奏，皆伏誅。尋檢校左僕射、東都留守，判東都尚書省事。

會昌元年，征拜吏部尚書，判太常卿事。三年，權知禮部貢舉。明年，正拜左僕射，復知貢舉。

起前後四典貢部，所選皆當代辭藝之士，有名於時，人皆賞其精鑒徇公也。其年秋，出為興元尹，兼同平章事，充山南西道節度使。赴鎮日，延英辭。帝謂之曰：「卿國之耆老，宰相無內外，朕有闕政，飛表以聞。」宴賜頗厚。在鎮二年，以老疾求代，不許。大中元年，卒於鎮，時年八十八。廢朝三日，贈太尉，謚曰文懿。文集一百二十卷，《五緯圖》十卷，《寫宣》十卷。起侍講時，或僻字疑事，令中使口宣，即以榜子對，故名曰《寫宣》。子龜嗣。

龜，字大年。性簡淡蕭灑，不樂仕進。少以詩酒琴書自適，不從科試。京城光福裏第，起兄弟同居，斯為宏敞。龜意在人外，倦接朋遊，乃於永達裏園林深僻處創書齋，吟嘯其間，目為「半隱亭」。及從父起在河中，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，與山人道士遊，朔望一還府第，後人目為「郎君谷」。及起保厘東周，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，棲息往來，放懷事外。起鎮興元，又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，每浮舟而往，其閑逸如此。武宗知之，以左拾遺征。久之，方至殿廷一謝，陳情曰：「臣才疏散，無用於時，加以疾病所嬰，不任祿仕。臣父年將九十，作鎮遠藩，喜懼之年，闕於供侍。乞罷今職，以奉晨昏。」上優詔許之。明年，丁父憂。服闋，以右補闕征，遷侍御史、尚書郎。

大中末，出為宣歙團練觀察副使，賜緋。入為祠部郎中、史館修撰。前從崔玓貳宣歙，及玓鎮河中，又奏為副使。入為兵部郎中，賜金紫，尋知制誥。

咸通末，以弟鐸在中書，不欲在禁掖，改太常少卿，尋檢校右散騎常侍、同州刺史。牙將白約者，甚狡蠹，前後防禦使不能制。龜因事發，笞死以徇，人皆畏威自效。十四年，轉越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浙東團練觀察使。先是，龜兄式撫臨此郡，有惠政；聞龜復至，舞扑迎之。屬徐、泗之亂，江淮盜起，山越亂，攻郡，為賊所害。贈工部尚書。子蕘。

蕘苦學，善屬文。以季父作相，避嫌不就科試。乾符初，崔瑾廉察湖南，崔涓鎮江陵，皆辟為從事。蕭遘作相，奏授藍田尉，直史館，遷左拾遺、右補闕，中丞盧涯奏為侍御史。從僖宗幸山南，拜右司員外郎，卒。子權，中興仕至兵部尚書。

式以門廕，累遷監察御史，轉殿中，亦巧宦。太和中，依倚鄭註，謁王守澄，為中丞歸融所劾，出為江陵少尹。大中後，踐更省署。咸通初，為浙東觀察使。草賊仇甫據明州叛，來攻會稽，式討平之。式有威略。三年，徐州銀刀軍叛，以式為徐州節度使。式至鎮，盡誅銀刀等七軍，徐方平定。天子嘉之。後累歷方任，卒。

鐸，字昭範。會昌初進士第，兩辟使府。大中初，入為監察御史。咸通初，由駕部郎中知制誥，拜中書舍人。五年，轉禮部侍郎，典貢士兩歲，時稱得人。七年，以戶部侍郎、判度支，遷禮部尚書。十二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。時宰相韋保衡以拔擢之恩，事鐸尤謹，累兼刑部、吏部尚書。僖宗即位，加右僕射。保衡得罪，以鐸檢校右僕射，出為汴州刺史、宣武軍節度使。

鐸有經世大志，以安邦為己任，士友推之。乾符二年，河南、江左相繼寇盜結集，內官田令孜素聞鐸名，乃復召鐸，拜右僕射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四年，賊陷江陵，楊知溫失守，宋威破賊失策。朝議統率，宰相盧攜稱高駢累立戰功，宜付軍柄，物議未允。鐸廷奏曰：「臣忝宰執之長，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。臣願自率諸軍，蕩滌群盜。」朝議然之。五年，以鐸守司徒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兼江陵尹、荊南節度使，充諸道行營兵馬都統。鐸至鎮，綏懷流散，完葺軍戎，期年之間，武備嚴整。

時兗州節度使李系者，西平王晟之孫，以其家世將才，奏用為都統都押衙，兼湘南團練使。時黃巢在嶺南，鐸悉以精甲付系，令分兵扼嶺路。系無將略，微有口才，軍政不理。廣明初，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，系守城自固，不敢出戰。賊編木為　伐，沿湘而下，急

攻潭州，陷之。系甲兵五萬，皆為賊所殺，投屍於江。鐸聞系敗，令部將董漢宏守江陵，自率兵萬余會襄陽之師。江陵竟陷於賊。天子不之責。罷相，守太子太師。宰相盧攜用事，竟以淮南高駢代鐸為都統。

其年秋，賊焚剽淮南，高駢挫敗。及賊陷兩京，盧攜得罪，天子用鄭畋為兵馬都統。明年，畋病歸行在，朝議復以鐸為侍中、滑州刺史、義成軍節度使，充諸道行營都統。率禁軍、山南、東蜀之師三萬，營於盩厔東，進屯靈感寺。

明年春，兗、鄆、徐、許、鄭、滑、邠、寧、鳳翔十鎮之師大集關內。時賊已僭名號；以前漸東觀察使崔璆、尚讓為宰相，傳偽命。天下藩帥，多持兩端。既聞鐸傳檄四方，諸侯翻然景附。賊之號令，東西不過岐、華，南北止及山、河。而勁卒驍將，日馳突於國門，群賊由是離心。其年秋，賊將硃溫降，收同州。十一月，賊華州戍卒七千來奔。三年二月，沙陀軍至，收華州。四月，敗賊於良田坡，遂收京城。封鐸晉國公。鐸加中書令，以收城諸將，量其功伐高下，承制爵賞以聞。是時國命危若綴旒，天子播越蠻陬，大事去矣。若非鄭畋之奮發，鐸之忠義，則土運之隆替，未可知也。

自巢、讓之亂，關東方鎮牙將，皆逐主帥，自號藩臣。時溥據徐州，硃瑄據鄆州，硃瑾據兗州，王敬武據青州，周岌據許州，王重榮據河中，諸葛爽據河陽，皆自擅一藩，職貢不入，賞罰由己。既逐賊出關，尤恃功伐，朝廷姑息不暇。巢賊出關東，與蔡帥秦宗權合縱。時溥舉兵徐方，請身先討賊，乃授溥都統之命。十軍軍容使田令孜，以內官楊復光有監護用師之功，尤忌儒臣立事，故有時溥之授。

初，鐸出軍，兼鄭滑節度使，以便供饋。至是，罷鐸都統之權，令仗節歸藩。鐸以硃全忠於己有恩，倚為藩蔽。初，全忠辭禮恭順，既而全忠軍旅稍集，其意漸倨。鐸知不可依，表求還朝。

其年冬，僖宗自蜀將還，乃以鐸為滄景節度使。時楊全玫在滄州，聞鐸之來，訴於魏州樂彥貞。鐸受命赴鎮，至魏州旬日，彥貞迎謁，宴勞甚至。鐸以上臺元老，功蓋群後，行則肩輿，妓女夾侍，賓僚服禦，盡美一時。彥貞子從訓，兇戾無行，竊所慕之；令甘陵州卒數百人，伏於漳南之高雞泊。及鐸行李至，皆為所掠，鐸與賓客十余人，皆遇害。時光啟四年十二月也。

鐸弟鐐，累官至汝州刺史。王仙芝陷郡城，被害。

李絳

李絳，字深之，趙郡贊皇人也。曾祖貞簡。祖剛，官終宰邑。父元善，襄州錄事參軍。絳舉進士，登宏辭科，授秘書省校書郎。秩滿，補渭南尉。貞元末，拜監察御史。元和二年，以本官充翰林學士。未幾，改尚書主客員外郎。逾年，轉司勛員外郎。五年，遷本司郎中、知制誥。皆不離內職，孜孜以匡諫為己任。

憲宗即位，叛臣李錡阻兵於浙右。錡既誅，朝廷將輦其所沒家財。絳上言曰：「李錡兇狡叛戾，僭侈誅求，刻剝六州之人，積成一道之苦。聖恩本以叛亂致討，蘇息一方。今輦運錢帛，播聞四海，非所謂式遏亂略，惠綏困窮。伏望天慈，並賜本道，代貧下戶今年租稅，則萬姓欣戴，四海歌詠矣。」憲宗嘉之。

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寵，為神策護軍中尉，乃於安國佛寺建立《聖政碑》，大興功作，仍請翰林為其文。絳上言曰：

陛下布惟新之政，划積習之弊，四海延頸，日望德音。今忽立《聖政碑》，示天下以不廣。《易》稱：大人者與天地合德，與日月合明。執契垂拱，勵精求理，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，碑表而贊皇猷？若可敘述，是有分限，虧損盛德，豈謂敷揚至道哉？故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，並無建碑之事。至秦始皇荒逸之君，煩酷之政，然後有罘、嶧之碑，揚誅伐之功，紀巡幸之跡，適足為百王所笑，萬代所譏。至今稱為失道亡國之主，豈可擬議於此！陛下嗣高祖、太宗之業，舉貞觀、開元之政，思理不遑食，從諫如順流；固可與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方駕而行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，而自損聖政？近者，閻巨源請立紀聖功碑，陛下詳盡事宜，皆不允許。今忽令立此，與前事頗乖。況此碑既在安國寺，不得不敘載遊觀宗飾之事。述遊觀且乖理要，敘崇飾又匪政經，固非哲王所宜行也。其碑，伏乞聖恩特令寢罷。

憲宗深然之，其碑遂止。

絳後因浴堂北廊奏對，極論中官縱恣、方鎮進獻之事。憲宗怒，厲聲曰：「卿所論奏，何太過耶？」絳前論不已，曰：「臣所諫論，於臣無利，是國家之利。陛下不以臣愚，使處腹心之地，豈可見事虧聖德，致損清時，而惜身不言？仰屋竊嘆，是臣負陛下也。若不顧患禍，盡誠奏論，旁忤幸臣，上犯聖旨，以此獲罪，是陛下負臣也。且臣與中官，

素不相識，又無嫌隙，只是威福太盛，上損聖朝，臣所以不敢不論耳。使臣緘默，非社稷之福也。」憲宗見其誠切，改容慰喻之曰：「卿盡節於朕，人所難言者，卿悉言之，使朕聞所不聞，真忠正誠節之臣也。他日南面，亦須如此。」絳拜恩而退。遽宣宰臣，令與改官，乃授中書舍人，依前翰林學士。翌日，面賜金紫，帝親為絳擇良笏賜之。

前後朝臣裴武、柳公綽、白居易等，或為奸人所排陷，特加貶黜；絳每以密疏申論，皆獲寬宥。及鎮州節度使王士真死，朝廷將用兵討除，絳深陳以為未可。絳既盡心匡益，帝每有詢訪，多協事機。六年，猶以中人之故，罷學士，守戶部侍郎，判本司事。嘗因次對，憲宗曰：「戶部比有進獻，至卿獨無，何也？」絳曰：「將戶部錢獻入內藏，是用物以結私恩。」上聳然，益嘉其直。吐突承璀恩寵莫二，是歲，將用絳為宰相；前一日，出承璀為淮南監軍。翌日，降制，以絳為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同列李吉甫便僻，善逢迎上意；絳梗直，多所規諫，故與吉甫不協。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璀，故絳尤惡之。絳性剛訐，每與吉甫爭論，人多直絳。憲宗察絳忠正自立，故絳論奏，多所允從。

上嘗謂絳曰：「卜筮之事，習者罕精，或中或否。近日風俗。，尤更崇尚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，示不敢專，邦有大事可疑者，故先謀於卿士庶人，次決於卜筮，俱協則行之。末俗浮偽，幸以僥福。正行慮危，邪謀覬安，遲疑昏惑，謂小數能決之。而愚夫愚婦，假時日鬼神者，欲利欺詐，參之見聞，用以刺射小近之事，神而異之。近者，風俗近巫，此誠弊俗。聖旨所及，實辨邪源。但存而不論，弊斯息矣。」

他日延英，上曰：「朕讀《玄宗實錄》，見開元致理，天寶兆亂。事出一朝，治亂相反，何也？」絳對曰：

臣聞理生於危心，亂生於肆誌。玄宗自天後朝出居藩邸，嘗蒞官守，接時賢於外，知人事之艱難。臨禦之初，任姚崇、宋璟，二人皆忠鯁上才，動以致主為心。明皇乘思理之初，亦勵精聽納，故當時名賢在位，左右前後，皆尚忠正。是以君臣交泰，內外寧謐。開元二十年以後，李林甫、楊國忠相繼用事，專引柔佞之人，分居要劇，苟媚於上，不聞直言。嗜欲轉熾，國用不足，奸臣說以興利，武夫說以開邊。天下騷動，奸盜乘隙，遂至兩都覆敗，四海沸騰，乘輿播遷，幾至難復。蓋小人啟導，縱逸生驕之致也。至今兵宿兩河，西疆削盡，甿戶雕耗，府藏空虛，皆因天寶喪亂，以至於此。安危理亂，實系時主所行。陛下思廣天聰，親覽國史，垂意精蹟，鑒於化源，實天下幸甚。

上又曰：「凡人行事，常患不通於理，已然之失，追悔誠難。古人處此，復有道否？」絳對曰：「行事過差，聖哲皆所不免，故天子致諍臣以匡其失。故主心理於中，臣論正於外，制理於未亂，銷患於未萌。主或過舉，則諫以正之，故上下同體，猶手足之於心膂，交相為用，以致康寧。此亦常理，非難遵之事。但矜得護失，常情所蔽。古人貴改過不吝，從善如流，良為此也。臣等備位，無所發明，但陛下不廢芻言，則端士賢臣，必當自效。」帝曰：「朕擢用卿等，所冀直言。各宜盡心無隱，以匡不逮。無以護失為慮也！」

其秋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，其子懷諫幼弱，軍中立其大將田興，使主軍事，興卒以六州之地歸命。其經始營創，皆絳之謀也。

時教坊忽稱密旨，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，京師囂然。絳謂同列曰：「此事大虧損聖德，須有論諫。」或曰：「此嗜欲間事，自有諫官論列。」絳曰：「相公居常病諫官論事，此難事即推與諫官，可乎？」乃極言論奏。翌日延英，憲宗舉手謂絳曰：「昨見卿狀所論采擇事，非卿盡忠於朕，何以及此？朕都不知向外事，此是教坊罪過，不諭朕意，以至於此。朕緣丹王已下四人，院中都無侍者，朕令於樂工中及閭裏有情願者，厚其錢帛，只取四人，四王各與一人。伊不會朕意，便如此生事。朕已令科罰，其所取人，並已放歸。若非卿言，朕寧知此過？」

八年，封高邑縣男。絳以足疾，拜章求免。九年，罷知政事，授禮部尚書。十年，檢校戶部尚書，出為華州刺史。未幾，入為兵部尚書。丁母憂。十四年，檢校吏部尚書，出為河中觀察使。河中舊為節制，皇甫鎛惡絳，只以觀察命之。十五年，鎛得罪，絳復為兵部尚書。

穆宗即位，改御史大夫。穆宗亟於畋遊行幸，絳於延英切諫，帝不能用。絳以疾辭，復為兵部尚書。長慶元年，轉吏部尚書。是歲，加檢校尚書右僕射，判東都尚書省事，充東都留守。二年正月，檢校本官、兗州刺史、兗海節度觀察待使。三年，復為東都留守。四年，就加檢校司空。

寶歷初，入為尚書左僕射。二年九月，昭議節度使劉悟卒，遺表請以子從諫嗣襲，將吏詣闕論請。絳密奏請速除近澤潞四面將帥一人，以充節度；令倍程赴鎮，使從諫未及拒命，新使已到，所謂「疾雷不及掩耳」。潞州軍心，自有所系。從諫無位，何名主張。時宰相李逢吉、王守澄已受從諫賂，俱請以從諫留後，不能用絳言。

絳以直道進退，聞望傾於一時。然剛腸嫉惡，賢不肖太分，以此為非正之徒所忌。又嘗與御史中丞王播相遇於道，播不為之避；絳奏論事體，敕命兩省詳議，鹹以絳論奏是。李逢吉佑播惡絳，乃罷絳僕射，改授太子少師，分司東都。

文宗即位，征為太常卿。二年，檢校司空，出為興元尹、山南西道節度使。三年冬，南蠻寇西蜀，詔征赴援。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；及中路，蠻軍已退，所募皆還。興元兵額素定，募卒悉令罷歸。四年二月十日，絳晨興視事，召募卒，以詔旨喻而遣之，仍給以廩麥，皆怏怏而退。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，怨絳不奉己，乃因募卒賞薄，眾辭之際，以言激之，欲其為亂，以逞私憾。募卒因監軍之言，怒氣益甚，乃噪聚趨府，劫庫兵以入使衙。絳方與賓僚會宴，不及設備。聞亂北走登陴，衙將王景延力戰以禦之。兵折矢窮，景延死。絳乃為亂兵所害，時年六十七。

絳初登陴，左右請絳縋城，可以避免，絳不從。乃並從事趙存約、薛齊俱死焉。

文宗聞奏震悼，下制曰：「朝有正人，時稱令德，入參廟算，出總師幹。方當寵任之臣，橫罹不幸之酷。殄瘁興嘆，搢紳所同。故山南西道節度、管內觀察處置等使、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司空，兼興元尹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國、趙郡開國公、食邑二千戶李絳，神授聰明，天賦清直。抱仁義以希前哲，立標準以程後來。抑揚時情，坐致臺輔。佐我烈祖，格於皇天。仗鉞宣風，聯居樂土。乘軒鳴玉，嘗極清班。先聲而物議皆歸，不約而群情自許。漢中名部，俾遂便安。而變起不圖，禍生無兆。殲良之慟，聞訃增傷。是極哀榮，用優典禮。三公正秩，品數甚崇，式表異恩，以攄沈痛。可贈司徒。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。」賻布帛三千段、米粟二百碩。子璋、頊。

璋，登進士第。盧鈞鎮太原，辟為從事。大中末，入朝為監察，轉侍御史。出刺兩郡，終宣歙觀察使。子德林。

楊於陵

楊於陵，字達夫，弘農人。漢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後。曾祖珪，為辰州掾曹。祖冠俗，奉先尉。父太清，宋州單父尉。於陵，天寶末家寄河朔。祿山亂，其父歿於賊，於陵始六歲。及長，客於江南。好學，有奇誌。弱冠舉進士，釋褐為潤州句容主簿。時韓滉節制金陵，滉性剛嚴，少所接與。及於陵以屬吏謁謝，滉甚奇之，謂其妻柳氏曰：「夫人

常擇佳婿，吾閱人多矣，無如楊主簿者。」後竟以女妻之。秩滿，為鄂嶽、江南二府從事，累官至侍御史。

韓滉自江南入朝，總將相財賦之任，頗承顧遇，權傾中外。於陵自江西府罷，以婦翁權幸方熾，不欲進取。乃卜築於建昌，以讀書山水為樂。滉歿，貞元八年始入朝，為膳部員外郎，歷考功、吏部三員外，判南曹。時宰相有密親調集，文書不如式，於陵駁之，大協物論。遷右司郎中，復轉吏部郎中，改京兆少尹。出為絳州刺史。德宗雅聞其名，將辭赴郡，詔留之，拜中書舍人。時李實為京兆尹，恃承恩寵，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協，為實媒孽，孟容改太常少卿，於陵為秘書少監。貞元末，實輩敗，遷於陵為華州刺史，充潼關防禦、鎮國軍等使。未幾，遷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。政聲流聞，入拜戶部侍郎，復改京兆尹。先是，禁軍影占編戶，無以區別。自於陵請致挾名，每五丁者，得兩丁入軍，四丁、三丁者，各以條限。由是京師豪強，復知所畏。再遷戶部侍郎。

元和初，以考策，升直言極諫牛僧孺等，為執政所怒，出為嶺南節度使。會監軍使許遂振悍戾貪恣，幹撓軍政。於陵奉公潔己，遂振無能奈何，乃以飛語上聞。憲宗驚惑，賴宰相裴垍為於陵申理，憲宗感悟。

五年，入為吏部侍郎。遂振終自得罪。

於陵為吏部，凡四周歲，監察奸吏，調補平允，當時稱之。初，吏部試判，別差考判官三人校能否，元和初罷之。

七年，吏部尚書鄭余慶以疾請告，乃復置考判官，以兵部員外郎韋顗、屯田員外張仲素、太學博士陸亙等為之。於陵自東都來，言曰：「本司考判，自當公心。非次置官，不知曹內公事。考官只論判之能否，不計闕員；本司只計員闕幾何，定其留放。置官不便。」宰執以已置顗等，只令考科目選人，其余常調，委本司自考。於陵又以甲歷年深朽斷，吏緣為奸，奏換大歷七年至貞元二十年甲庫歷，令本司郎官監換。

九年，妖人楊叔高自廣州來幹於陵，請為己輔，於陵執奏殺之。改兵部侍郎、判度支。時淮西用兵，於陵用所親為唐鄧供軍使，節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闕，移牒度支，於陵不為之易，其闕如舊。霞寓軍屢有摧敗，詔書督責之；乃奏以度支饋運不繼。憲宗怒，

十一年，貶於陵為桂陽郡守，量移原王傅。復遷戶部侍郎，知吏部選事。會誅李師道，

分其地為三鎮，朝廷思有所制置，以於陵兼御史大夫，充淄、青十二州宣慰使，還奏合旨。

穆宗即位，遷戶部尚書。長慶初，拜太常卿，充東都留守，年高，拜章辭位。寶歷二年，授檢校右僕射、兼太子太傅。旋以左僕射致仕，詔給全俸，懇讓不受。

於陵器度弘雅，進止有常。居朝三十余年，踐更中外，始終不失其正。居官奉職，亦善操守，時人皆仰其風德。太和四年十月卒，年七十八，冊贈司空，謚貞孝。

子四人：景復、嗣復、紹復、師復。

嗣復自有傳。景復位終同州刺史。紹復進士擢第，弘辭登科，位終中書舍人。師復位終大理卿。

大中後，楊氏諸子登進士第者十人：嗣復子授、技、拭、捻；紹復子擢、拯、據、揆；師復子拙、振等。擢終給事中。拯司封員外郎。據右補闕。揆左諫議大夫。拙左庶子。振左拾遺。

【贊】

史臣曰：王氏二英，播、起位崇將相，善始令終。而炎薄祐短齡，美鐘於鐸，而能驤首矯翼，淩厲亨衢，仗鉞秉衡，扶持衰運。天胡罰善，遇盜而殂，悲哉！李趙公頡頏禁林，訏謨相府，嘉言啟沃，不以身為。糜軀將壇，沒有余裕。楊僕射避婦翁之當軸，疏驕尹之怙權，守道居貞，壽考終吉，行己始卒，人以為難。美哉！

贊曰：王氏儒宗，一門三相。趙公排擯，言猶鯁亮。幹將雖折，不改其剛。楊君之德，《韶》、《夏》洋洋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